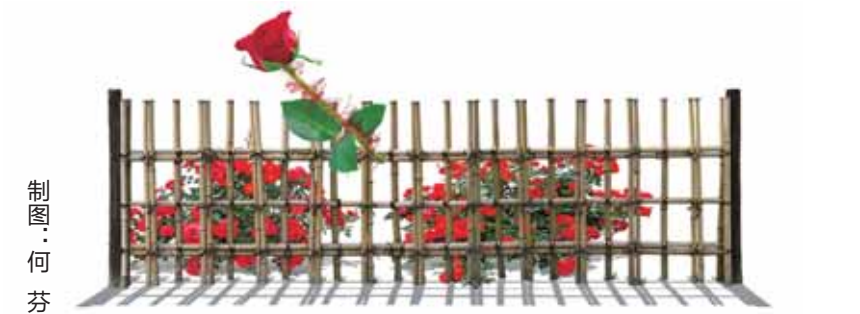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制图:何芬

余晖抹在红玫瑰上，花瓣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色光晕。

虞圆说：“夏晖，给我摘朵花。”

虞圆逆光站着，两只粉嫩的耳朵被光线勾画得娇俏可爱。

二十年没见了，岁月丰满了虞圆的脸庞，当然，还有身材。

这次活动是某作家文学创作研究会的揭牌仪式，夏晖属于“小草”的角色，“红花”是那位作家，“绿叶”是主席台和前三排就座的人，夏晖在后三排的角落里。夏晖觉得“小草”挺好，闲，闲人自在。

他们散步的公园在酒店对面。有些女贞树紫薇树，有些小亭子小桌子小凳子，有些健身器材。青砖铺成的小道拐弯处，有五六十棵玫瑰。花长得高高矮矮，有些盛开，有些待放，香气幽幽。很多斜着交叉的竹竿，用铁丝捆绑，形成了一米高的“篱笆墙”，护卫住这些玫瑰花。公园有不少人。夏晖低头看看锃亮的皮鞋、灰色的西裤，挺出腰带的肚子，抬头看三三两两的人。

如果是二十年前，虞圆说“夏晖，给我摘朵花”，夏晖会毫不犹豫地跳过“篱笆墙”，摘朵玫瑰花出来。不仅仅是因为年少轻狂，也有这个实力，那时夏晖在校

篮球队，一米高的“篱笆墙”，脚尖一点，纵身就能跃过去。如今呢，人过中年，先不说已历练得稳重老成，重点是没有这个实力了，粗重的腰身已跃不起来了，他甚至很久没做过“跳跃”动作了。

夏晖抿嘴笑了，是习惯性的、亲善礼貌的笑容。然后，夏晖慢慢地说：“好呀。”脚却慢慢地往前走了。虞圆也笑了，银铃般。夏晖忙往四处看，幸好，虞圆的笑声没有惹人侧目。夏晖说：“你喜欢花，一会儿我买一大束送你。这里的花不能摘，要讲文明讲公德，喏——”夏晖指指路边一个小牌子，念道：“花草依依，请君珍惜。”虞圆止住笑，说：“你真跳进去摘花，我还不让呢，怕那些铁丝啊竹竿呀扎着你。”夏晖没料到虞圆这样想的，一时心里开了个油盐酱醋调料铺子。

夏晖接到市作协通知来这个城市参加活动，是踌躇了一会儿的。夏晖对这个城市不陌生，他在这里开始和结束了大学生活，开始和结束了初恋。当时，虞圆的母亲要死要活就是不同意他们交往，迫于压力，他们最终没能花好月圆。

夏晖轻轻问：“你现在还好吗？”虞圆答非所问：“你找晓红要的我手机号吧。”夏晖说：“我找陆江要的晓红的号。”虞圆说：“晓红那个大嘴巴没说我的情况？”夏晖低头不

宁移白首之心

■谭安宇

再没有比不经意间发现须发皆泛白而知老之将至更令人感慨的事了！

蓦然回首，1980年，临高考仅三个多月之际，我毅然决然从理科“尖子班”转到文科班前，面对心仪的“班花”，口出狂言：此生必成作家，献身文学！三个多月后，高考发挥失常仅上了二流重点大学（当时尚无一本、二本之说）的“班花”兴许是受我感染，也慷慨激昂：我要让人知道，二流重点大学也能培养出像我这样的人！我俩的初心、使命仿佛就此确立。

然而，比我成熟老练的“班花”很快就在写给我的信中为自己的“失言”忐忑不安。她“失言”了，我食言了吗？

记得在进大学中文专业后的第一次班会上，同学们畅谈各自的理想，似乎只我一人声称要当作家。其实与我理想相同者不在少数，只是他们没有我这么“直白”。后来，一位教授在上课时说，他本来也是想当作家的，等看到省作协逼仄的办公室根本坐不下几个人就改主意了。我对这套颇为幽默的“说辞”，只当是老师为了奉劝我们这些师范生要注重专业对口，安心做一名教师。于是，本人仍然我行我素，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。上课时心猿意马忙着构思，课余时间埋头爬格子，有时甚至旷课去写小说！第一篇习作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投了《青春》，结果如何？反正我现在还保存着编辑手写的退稿函。

在几十门专业课上，我唯一认真对待的是写作课。毕业后，我有些幸运地分配到了新闻单位，成了一个可以修改别人文章的编辑，这多少增加了我的自信。我便在编稿时继续“讲究”文学性，有次把“挽救”改成更“高级”的“拯救”造成动宾搭配不当后，挨了领导好一顿批。由此我才明白文学与新闻的异同。不久，我因

政策性因素必须离开新闻单位，为赓续文学梦，我选择到一家央企办厂报。哪知新单位由于经济效益迅速滑坡，厂报没有办成。措手不及的我成了厂宣传部的新闻专干，尽管采写的新闻在市里获得了一等奖，我仍志不在此，心心念念还是要当作家。

借着厂里派我去长春地质学院进修的机会，我终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游记。该处女作被指立意好，但纪实性强文学性弱，让我顿生“革命尚未成功、同志仍须努力”之感。然而，随着单位经营状况日益恶化，我开始面临生计无着的危险。也许是“诗到穷时句始工”吧，在随时都可能拿不到工资的情况下，我创作发表的几篇散文和微型小说受到广泛好评，成为我物质享受匮乏日子里稀罕的精神慰藉，也坚定了我文学创作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决心。

1990年代初，通过公开招考，我被录用到一家县级政府机关工作。未能免俗的我为追求“进步”，就此在文山会海里浸淫、浮沉，虽不久就被公认为全机关写材料的“一支笔”，但文学创作却整整荒废了十五年，更为恐怖的是，我开始对官位大小、职级高低锱铢必较！这难道真是我孜孜以求的人生？人永远不能按别人的标准证明自己，而只能自证自身价值。这是一句非名人名言，这时翩若惊鸿般闪现，似电光，如石火，牵引着我前往潜藏心中多年的梦境，带质感的、似远而近的梦境，那里还留存着年少的轻狂、惆怅，空灵奇异的幻想，豪气干云的誓言，不识愁滋味的强说愁和识愁之后才觉察到的真谛……此时此刻，我似乎已然悟“道”了。

于是，我又重操“童子业”。不旋踵间，于不惑之年，描写我一段不是初恋胜

摘花(小小说)

■飞 鸟

说话。虞圆说：“都过去了，我现在自在得很。”夏晖说：“是吗？”虞圆说：“去掉‘吗’，就留一个‘是’。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打套太极拳，然后做早餐，一个馒头，一个煎蛋，一杯牛奶。吃过早餐去服装店，听听店长的汇报，安排店长一些事，就去看电影。午饭吃鱼，你知道我爱吃鱼，这个城市所有能做鱼的饭店我都去品尝过，你开完会别急着走，我带你去吃一家店做的清蒸鱼，那味道，淡中滋味长。每天下午回店里，听听店长的汇报，交待或处理些事，就到晚饭时间了。我晚饭喝粥，自己熬煮，一般要熬煮一个半钟头，要不熬不出五谷的清香。”

“你家人现在都好吧？”夏晖打断她的话。

虞圆说：“我妈去世七八年了。”

公园的灯次第亮起。夏晖想问问虞圆她母亲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，手机响了，作协李主席通知晚上有个讲座，当地政府领导出席，要求与会人员都参加。虞圆说：“回吧。”

公园门口，夏晖与虞圆握手道别。虞圆坐进出租车。夏晖说：“再见。”虞圆说：“再见。”出租车缓缓汇入光带般的车流，夏晖走回酒店。在酒店的旋转门里，夏晖突然想：如果他毫不迟疑地跳过“篱笆墙”摘花呢？

诗两首

■谢卜生

陆家新屋

青砖黛瓦叠山墙，四厢两进天井院。
坐北朝南玄武绿，禾坪鱼塘溪水潺。
抗倭鏖战弹痕累，将士喋血染夕阳。
将军在天若有灵，笑看桑梓展新颜。

晨起瞰蒸湘

晨起登高瞰蒸湘，惠风和畅扑面来。
衡州大道车流急，雾轻云淡雨母山。
书声朗朗催春归，万物勃发泥土香。
庭院黄鹂鸣翠柳，雁城无处不春光。

闲看一片云

■白俊华

清晨，在院子遛弯儿。

北方的春，虽已花开遍野，但早晚两个时段，还是透着些许的凉意。风也很大，偶尔卷起一地落花，在空中飞舞，回旋，仿佛在替一棵树诉说纷乱的心语。

尽管如此，我的脚步依旧轻盈，心境也很超然。

无意间抬起头，发现空中有一片云，状如蒲扇，很美，很静。我想，这个时候，高处肯定无风，要不然，一片云也不会如此安静。

此时，太阳很像一个老人，正用温暖的手握着这把轻轻的蒲扇，不摇，不晃，似乎是在默默等待夏天的悄然莅临。

宛若蒲扇的一片云，把柄处略微有些发黑。大概，上面早已浸染了太阳早出晚归的汗水，日积月累，就把岁月的痕迹留在了浩渺的天宇之下。抑或，还有一些潮湿的心事，欲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尽情地泼洒下来。

由根部缓缓舒展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前，不多，不少，不薄，不厚。扇面，也由把柄开始，慢慢地由黑变白，由白变淡，并弥漫开来。而扇面之外，竟然没有其它任何一朵云。也许，这恰恰融合了生命的本意：聚了，散了；浓了，淡了。直到化作一抹尘烟，悄然而逝。

扇面边缘，云的形状如一道道波纹，细细观察，波纹之内，好似有一尾尾小鱼正在惬意地游动。观的时间稍久，或许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在里面轻轻地飘着。

看得有些累了，我继续遛弯儿。脚步，偶尔踏出空灵的回音，听起来，很是悦耳。

迎面吹来一缕花香。突然间觉得，这香是从云中传来的。一片云，抑或一朵云，也有内质的香气，在天空中舒缓地流淌。倘若落下来，就融入了某个人的心境。

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观天外云卷云舒。这既是一种境界，更是一种悟道。而达此者，眼里要有花，心中要有云。只是，这花，这云，已不是物质的花，更不是物质的云。这花，这云，开在本真的血脉里，飘在纯净的靈魂里。

院子里的梨花笑得很灿烂。而我，却在缤纷之中看到一道道四射的光芒。

恰在此时，隔壁院子传来一阵清爽的戏闹声。我知道，那是一所学校，初中。里面的孩子，还在既定的方圆之内，解读着既定的行程。但不管怎样，他们最终也像一朵云，飘向各自的远方。而飘的过程和飘的体悟，总会一片蓝天之下，适时地舒展开来，并呈现出独一无二二色彩。